

# 虚词“了”在现代汉语句法中的作用研究及教学思考

李颖珂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本文系统探究现代汉语虚词“了”的句法功能及其教学应用。研究表明，虚词“了”在句法层面呈现为动态助词了<sub>1</sub>与语气词了<sub>2</sub>的双重功能体系：了<sub>1</sub>通过标记动作实现状态来参与时态构建，了<sub>2</sub>则以“界变”机制标示事态变化并消解歧义。在时态表达方面，“了”以“相对完成体”为核心构建“过去-现在-将来”的完整时态网络；在歧义消解方面，其句法位置直接制约时间补语、连动句、动宾结构的语义解读。针对“了”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作用，本文提出分层教学框架，主张在初级阶段淡化“了<sub>1</sub>/了<sub>2</sub>”形式区分，聚焦功能原型，中高级阶段引入语义地图与对比分析，并强调教师应建立“多功能特征”认知模型，结合语境化训练提升虚词教学效能，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虚词“了”；句法功能；时态表达；歧义消解；二语习得；教学策略

DOI:10.12417/2705-1358.26.01.007

## 引言

虚词“了”作为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标记之一，其复杂的句法行为和语义功能始终是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焦点问题。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看，汉语缺乏印欧语的形态变化体系，依赖虚词和语序表达语法意义，这使“了”在现代汉语时态系统中承担着核心编码功能。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了”界定为助词，区分动词后的“了<sub>1</sub>”（表示动作完成）与句末的“了<sub>2</sub>”（肯定事态变化）。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同样采取二分框架，但指出部分句末“了”实际兼具动态与语气双功能。此外，“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省去，其使用与否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所以“成为汉语语法中最难掌握的一种语法现象”，也导致汉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系统性偏误<sup>[1]</sup>。因此，深化“了”的句法功能研究并重构教学框架，对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学界对“了”的研究历经从本体形式描写到功能阐释的转向。早期研究聚焦本体分布特征：刘勋宁（1988）提出“实现说”，强调“了”标记动作或状态成为事实的实现过程<sup>[2]</sup>；刘月华（1988）等人主张“了”所表现的是“完成”的状态<sup>[3]</sup>；李晓琪（1999）则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举例指出“完成”与“变化”二义需结合语境解读<sup>[4]</sup>。近年研究趋向多维度整合：韩欣荣（2025）以现代汉语经典歧义句“咬死了猎人的狗”为例，发现虚词“了”的增加显著提升了现代汉语歧义句的复杂

性和歧义性<sup>[5]</sup>；范晓蕾（2024）主张采用“自下而上”分析路径，先独立考察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句法语义，再验证其词位同一性，避免预设统一语义导致的解释力不足<sup>[6]</sup>；教学领域，李映周（2022）探讨对韩汉语教材中存在的语义解释问题发现，韩国学生往往将“体”标记“了”理解为“时”标记，并对应为“过去标记”<sup>[7]</sup>；李丹宁（2016）提出建立“认知导向”的教学框架以契合初级印欧语学习者的思维习惯<sup>[8]</sup>；王巍（2010）从语用学视角论证了<sub>2</sub>隐现受制于“焦点强化”与“经济性原则”的对弈<sup>[9]</sup>。尽管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在两方面仍存在局限：一是“了”在歧义句中的解析机制尚未得到系统研究；二是教学策略多停留聚焦于偏误纠正，缺乏功能性驱动的阶段性设计。

本研究以梳理“了”的句法功能体系为核心目标，首先分析了<sub>1</sub>/了<sub>2</sub>的句法分布，进而分析其在时态网络与歧义结构中的互动协同机制，最终以此构建分层教学模型。重点阐释其在时态表达与歧义消解中的作用机制，并据此构建分层教学模型。研究方法包括：

- （1）语料分析法：提取 BCC 语料库及 HSK 动态作文库中的“了”字句，标注句法位置与语义类型；
- （2）对比分析法：比对了<sub>1</sub>与了<sub>2</sub>在时间补语、连动句等结构中的歧义消解功能；
- （3）偏误分析法：提取 BCC 语料库及 HSK 动态作文库中的“了”字偏误句，分析偏误类型。

## 1 虚词“了”的句法功能系统分析

### 1.1 “了<sub>1</sub>”的动态助词属性

动态助词“了<sub>1</sub>”附着于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或性状在特定时间参照系中的实现或完成。其句法分布与语义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1) 时态中立性：了<sub>1</sub>的核心功能是标示动作内在阶段的完成，而非绝对时间定位。在“昨天我写了报告”中，了<sub>1</sub>指向过去完成；在“明天你吃了药再上班”中，同一了<sub>1</sub>却表示将来完成。这说明“了<sub>1</sub>”的语法意义独立于时制概念，其时间解读依赖上下文语境或时间状语。

(2) 量化补充功能：当动词后接时量或动量宾语时，了<sub>1</sub>强制出现以标记动作实现的量度。例如“看了三小时书”“跑了五公里”中，了<sub>1</sub>与数量短语共现，强调动作达成的空间或时间范围，此时省略了<sub>1</sub>，如“\*看三小时书”，将导致句法解读有误。

(3) 体貌互动机制：汉语动词与“了<sub>1</sub>”结合时表现出不同的语义属性，如“完成”“实现”“结果”等<sup>[10]</sup>，表现出了<sub>1</sub>与动词的内在互动机制：终结性动词如“吃、写”+了<sub>1</sub>自然衍生完成义；活动动词如“跑、哭”+了<sub>1</sub>则需借助量化补语达成完整解读，“他哭了”仅表实现，“他哭了十分钟”表实现并持续有特定时段。

### 1.2 “了<sub>2</sub>”的语气词属性

句末语气词“了<sub>2</sub>”的核心功能是标示事态变化，即“界变”，其语义作用域覆盖整个句子。范晓蕾（2025）指出，了<sub>2</sub>通过建立“前状态-新状态”的认知模型参与信息组织<sup>[11]</sup>。

(1) 状态转换标记功能：在“树叶黄了”中，了<sub>2</sub>编码从“非黄”到“黄”的性质转变；在“他不抽烟了”中，则标记习惯行为的终止。这种变化指向任何时间维度，如“明天我就退休了”表预期变化。

(2) 成句功能与语气强化：了<sub>2</sub>在句末具有成句作用，比如“到明年暑假就有八年没见到他了”<sup>[12]</sup>。“天气热”描述的是常态，而“天气热了”宣告的是变化发生。同时，了<sub>2</sub>在“太...了”“...极了”结构中强化感叹语气，其功能已从体貌标记扩展为情态标记。

(3) 语篇衔接功能：了<sub>2</sub>在对话中承接话轮，标志新信息的导入。当回答“你去哪儿了？”时，“去超市了”不仅陈述了事实，更暗示该行为导致当下状态的变化，比如说话人不在场，为后续话轮提供语义支点。

表1 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语法属性对比

特征	了 <sub>1</sub> （动态助词）	了 <sub>2</sub> （语气词）
句法位置	动词/形容词后，宾语前	句末
核心功能	动作/性状的实现	事态变化（界变）
时制关联	中性（依赖语境）	中性（可表将来变化）
量化要求	需与数量短语共现强化完成义	无特定要求
完句能力	不独立完句	可独立完句
语篇功能	陈述时间进程	引入新信息，转换话题

### 1.3 “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交叉与分野

当动词位于句尾时，“了”的形式呈现动态与语气的双重解读，需借助分布测试与转换分析加以区分：

(1) 共现验证法：在“他走了”中，“走”后“了”可添加动态助词了<sub>1</sub>（“他走了<sub>1</sub>了<sub>2</sub>”），表明该位置实际是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融合形式，既表示走这个动作的完成，也表示状态变化。而纯了<sub>2</sub>句如“放假了”不可拆解添加。

(2) 否定测试：了<sub>1</sub>可与“没”共现，如“没看了<sub>1</sub>书”，因“没”否定动作实现，句子中表示书还没看完；在没有时段成分时，了<sub>2</sub>则与“没”互斥，如“\*李四没看电影了<sub>2</sub>”，加上时段成分，“李四几年没看电影了<sub>2</sub>”则可说，因在一般情况下，句子中的否定词“没”和“了<sub>2</sub>”冲突，二者不能共现<sup>[13]</sup>。

(3) 时制兼容性：了<sub>1</sub>可自由进入过去与将来语境；了<sub>2</sub>在将来时中需与“快/要”共现，如“要下雨了”，单独使用受限，“\*明天下雨了”。

## 2 虚词“了”的核心句法作用

### 2.1 时态表达中的功能体系

#### 2.1.1 作为“相对完成体”标记

了<sub>1</sub>在时态系统中构建相对完成体，其时间定位通过参照点动态确立：

(1) 过去指向型：当参照点为说话时刻，了<sub>1</sub>表绝对完成，如“我吃了饭”；当参照点为另一过去事件，了<sub>1</sub>表相对完成，如“他到了车站才发现忘拿身份证了”（“到站”完成于“发现”之前）。

(2) 将来指向型：在条件句“你签了字再走”中，了<sub>1</sub>要求“签字”在“走”之前完成，形成将来时域内的动作序列。此时若改用将来时标记“将”“\*你将签字再走”，则句法崩溃，凸显了<sub>1</sub>的体貌本质。相较于刘勋宁（1988）的“实现说”，了<sub>1</sub>在将来时域“明天你吃了药再上班”仍保持体貌中立性，支

持“相对完成体”的论断。

(3) 现在相关型: 在“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中, 句末“了”实际是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合体:

了<sub>1</sub>标记“知道”的实现, 了<sub>2</sub>宣告认知状态变化, 共同构成与当下的关联。

### 2.1.2 “了<sub>2</sub>”的起始体功能

了<sub>2</sub>在句中触发起始体解读, 标志性状进入新阶段, 如:

(1) 形容词+了<sub>2</sub>: 如“孩子高了”, 了<sub>2</sub>不表比较结果, 而指达到“高”的临界点并持续。若删除了<sub>2</sub>(“孩子高”), 仅剩属性描述, 丧失动态化解读。

(2) 否定迁移: “不疼了”蕴含先前疼痛存在, 了<sub>2</sub>标记疼痛状态的终止, 进入不疼的新状态。此外, 这种“否定+了<sub>2</sub>”结构形成独特的体貌否定范式, 与“没疼过”的经验否定形成互补。

### 2.1.3 时态网络构建

了<sub>1</sub>与了<sub>2</sub>协同编织多维度时态网络:

(1) 复合时态链: 在连动句“他拿了钱走了”中, 了<sub>1</sub>标记“拿”的实现, 为“走”提供时间前提; 句末了<sub>2</sub>宣告“离开”状态成立。二者形成“完成→变化”的时间推进链条, 奠定了叙事语篇的时间顺序框架。

(2) 时间副词共现: 了<sub>2</sub>与“已经”“就”组合强化完成义, 如“已经病了”; 与“要”“快”组合表即将变化, 如“快醒了”。这种选择性适配体现其体貌接口功能。

表2 “了”的时态功能

时间指向	了 <sub>1</sub> 功能	例句	了 <sub>2</sub> 功能	例句
过去	动作实现	昨天他买了车。	状态变化确立	他会说话了。
现在	当前动作完成	现在我做完了作业。	状态变化与当下关联	秋天了, 天气凉了。
将来	另一动作前需完成	明早你吃了药再出门。	预期变化即将发生	再等十分钟就开会了。

## 2.2 歧义消解作用

### 2.2.1 时间补语结构中的位置效应

了在动补结构中的位置直接决定动作完整性解读:

(1) 补语后了: 在“学三年汉语了”中, 了<sub>2</sub>位于句尾, 时间补语“三年”标示动作持续时长, 且暗示动作仍在进行, 未完成。此时若删除了<sub>2</sub>“\*学三年汉语”, 则句法不完整。

(2) 补语中了: 在“学了三年汉语”中, 了<sub>1</sub>紧接动词后,

强制解读为动作已终结, 即“学习完成且持续三年”。此时添加了<sub>2</sub>“学了三年汉语了”可转为进行义, 强调至今仍在学。

这种对立源于“了”的界化功能: 了<sub>1</sub>标记动作终点, 了<sub>2</sub>标记状态起点, 二者在时间轴上构成互补分布。

### 2.2.2 连动句中的焦点标记

了在连动句中的位置标示语义重心:

(1) 首动词+了<sub>1</sub>: 在“买了票进去”中, 了<sub>1</sub>凸显“买票”为前提条件, 隐含逻辑关系“只有买票才能进”, 此时“买”是句子的预设信息。

(2) 尾动词+了<sub>1</sub>: 在“买菜去了”中, 了<sub>1</sub>附着于“去”, 强调“去”的行为完成, 而“买菜”仅表目的。若将了<sub>1</sub>移至“买”后“买了菜去”, 则重心转向“买菜”完成。

### 2.2.3 宾语辖域分化

了与宾语的位置关系制约事件结构解读:

(1) 动词+了<sub>1</sub>+宾语: 吴福祥(1998)在文章中提到“吃了”意义为吃完, “说了”意义为说完<sup>[14]</sup>。若后面再加宾语, 如“吃了两碗饭”中, 了<sub>1</sub>位于动词后宾语前, 事件解读为“两碗饭被完全消耗”, 即定量宾语指示动作自然终点。

(2) 动词+宾语+了<sub>2</sub>: 在“吃饭了”中, 了<sub>2</sub>作用于整个动宾结构, 表示动作整体启动, 如催促开始吃饭, 若换用了<sub>1</sub>, “吃了饭”用于催促, 则语义不通。

当宾语为抽象名词时, 了<sub>1</sub>位置影响及物性: 在“改了方案”与“改方案了”的对立中, 前者表示部分修改, 后者为整体替换, 这是因为了<sub>1</sub>表动作实现, 了<sub>2</sub>表事件状态变化, 二者指向不同的认知层级。

## 3 教学应用与难点攻克

### 3.1 汉语学习者偏误类型分析

基于HSK语料库的偏误聚类显示, “了”的误用呈现系统性特征:

(1) 过度泛化: 将“了”机械对应过去时, 产出“\*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了”、“\*他爸爸不能干活, 因为他常常生病了”、“我一直跟她一起过了”等错误句子, 不理解经常性行为与了<sub>1</sub>互斥; 此外, 还存在规则的泛化<sup>[15]</sup>, 学生在习得有规则控制的部分终结性动词, 例如“发现/忘”在使用时, 带上动词宾语或小句宾语时不能用“了”。

(2) 位置错置: 在“\*已经吃药了就去睡觉”<sup>[16]</sup>, “了”应移至“吃”后更合适;

(3) 误加或缺漏: 误加如“\*一对身心健康的男女, 婚后

肯定会有下一代”，缺漏如“\*大学毕业后，我换专业，考上研究生”应为“大学毕业后，我换了专业，考上了研究生”；

(4) 误用冲突<sup>[17]</sup>：包括与“着、过、的”等的误用，如“\*为了独立、至少在经济上要独立，我一直努力着了”、“\*我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了重大的转折”、“\*可是产生的了农作物的产量大大降低”均应删“了”。

### 3.2 分阶段教学策略重构

#### 3.2.1 初级阶段：语境优先，淡化“了”的形式二分

针对初级教学者，采用功能驱动教学法：

(1) 意象图式植入：利用图像序列展示“了<sub>2</sub>”的状态变化功能。如用绿叶变黄动画诠释“树叶黄了”这一景象，建立“变化+了<sub>2</sub>”的形义关联；

(2) 原型句式输入：聚焦三类核心结构：

①变化句：adj+了<sub>2</sub>如“苹果红了”

②过去完成句：V+O+了<sub>2</sub>如“我喝茶了”

③量化完成句：V+了<sub>1</sub>+N+O，如“看了三本书”

避免引入“了<sub>1</sub>/了<sub>2</sub>”术语，代以“动作完成”与“事情变化”的通俗表述。并将时间状语捆绑：将“昨天/刚才+V+了”作为整体句式练习，强化时间匹配，如通过“昨天你做什么了？”问答训练过去完成时表达。

#### 3.2.2 中级阶段：与“过、的”等容易出现误用的词语对比辨析，规则显性化

针对中级学习者，引入认知对比框架：

(1) 了<sub>1</sub>vs 了<sub>2</sub>：先教语气词了<sub>2</sub>，再教了<sub>1</sub>。因为了<sub>2</sub>位置固定，在句末，表示状态变化，更易习得。此外，还可进行位置敏感性训练：比如设计对比对“学了三年（已完成）VS 学三年了（仍在学）”，来引导学生归纳“了<sub>1</sub>近动词表完成，了<sub>2</sub>句尾表变化”的规则。

(2) 了<sub>1</sub>vs 过：制作语义地图，标注“了<sub>1</sub>”强调动作实现，“去了北京”表示曾经到访，“过”侧重经验，“去过北京”表有经历，可结合情境填空练习；

(3) 了<sub>2</sub>vs 的：“是...的”结构聚焦动作细节，“他是昨天来的”强调“来”的时间点。“了<sub>2</sub>”侧重状态影响，“他来了”改变了他的在场状态，可以通过改写句子来强化两者差异认知；

#### 3.2.3 高级阶段：语篇整合，语体适配

针对高级阶段学习者，侧重语用规约与语体转换：

(1) 叙事语篇建构：分析“了”在故事中的时序推进功能，如“他打开了门，走了进去，发现...了”中，了<sub>1</sub>标记动作链节点，了<sub>2</sub>（发现...了）标志高潮事件；

(2) 口语-书面语体转换：对比对话体与说明文，前者常用了<sub>2</sub>，如“会议改期了<sub>2</sub>”，后者避用句尾了<sub>2</sub>，如“会议时间调整为周一”，可进行语体转换练习。区别于李丹宁（2016）的认知导向框架，本模型首次将“语体适配”（口语 vs 书面语）纳入高级阶段训练，解决学习者语体混用问题。

(3) 否定范畴整合：归纳“没/没有”与“了”共现条件，如“没看了<sub>1</sub>书”合乎语法，“\*没有迟到了”句法崩溃。归纳“不”与“了”搭配规则，如“不去了<sub>2</sub>”表意愿变化，建立否定-体貌联动模型。

### 3.3 教师认知能力提升路径

教师作为规则阐释者，需建构多维知识网络：

(1) “多功能特征”模型内化：摒弃“了即过去时”简化对应，采用范晓蕾（2025）的多特征分析框架，认知了<sub>1</sub>兼具“实现/完成/量化”功能，了<sub>2</sub>融合“变化/肯定/焦点提示”功能；

(2) 偏误预测库建设：如上文提到，学习者易将“了”机械对应过去时，可基于语料库建立偏误档案，提前设计干预方案；

(3) 语境化训练设计：采用“情境-规则-输出”循环模式：先展示“下雨了”的实景视频，归纳变化表达规则，再模拟“手机响了/菜凉了”等场景促发“了”在句中的应用，还可创设情景如“小李的钥匙丢了，帮他看看他这一天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引导学生操练“了”字句，实现规则向语感的转化。

## 4 结论

本研究系统阐释虚词“了”在现代汉语句法中的功能体系及其教学转化路径。主要发现如下：

(1) 句法功能二分与交叉：了<sub>1</sub>作为动态助词标记动作/性状的实现，其完成义独立于绝对时间；了<sub>2</sub>作为语气词标示事态变化并承担成句功能。二者在句尾位置可融合（V+了<sub>1</sub>了<sub>2</sub>）。

(2) 时态表达机制：了<sub>1</sub>构建“相对完成体”，通过参照点确立动作实现；了<sub>2</sub>在句中衍生起始体解读。二者与时间副词共现编织多维度时态网络，如“已经...了”强化完成，“要...了”标记即将变化。

(3) 歧义消解作用：了<sub>1</sub>在动补结构中的位置决定动作完整性解读，“学了三年”vs“学三年了”；在连动句中位置标示语义重心，“买了票进去”vs“买菜去了”；与宾语的位置

关系制约事件结构解读。

(4) 教学框架重构: 提出“认知-语用”分层模型: 初级阶段淡化形式二分, 聚焦原型功能与时间状语捆绑; 中级阶段

引入语义地图强化“了<sub>1</sub>/了<sub>2</sub>”与“了/过/的”的对比; 高级阶段整合语篇推进与语体适配。此外, 教师也需构建“了”多维知识网络, 提升自身认知能力。

## 参考文献:

- [1] 王红厂.俄罗斯留学生使用“了”的偏误分析[J].汉语学习,2011,(03):99-104.
- [2] 刘勋宁.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88,(5): 321-330.
- [3] 刘月华.动态助词“过 2 过 1 了 1”用法比较[J].语文研究,1988,(01).
- [4] 李晓琪.汉语“了”字教学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 [5] 韩欣容.虚词“了”对现代汉语歧义句的影响研究——以“咬死了猎人的狗”为例[J].汉字文化,2025,(12):7-9.
- [6] 范晓蕾.谈分析“了”的方法理念[J].当代语言学,2024,26(01):116-138.
- [7] 李映周.对韩汉语教材关于“了”的语义解释的分析[J].汉字文化,2022,(12):80-82.
- [8] 李丹宁.虚词“了”的语义识别教学策略研究[J].高教学刊, 2016,(17):98-100.
- [9] 王巍.语气词“了”的隐现规律研究[D].吉林大学,2010.
- [10] 帅志嵩.从汉语动词的阶段性看“了 1”的语义功能[J].世界汉语教学,2016,30(02):197-212.
- [11] 范晓蕾.汉语助词“了”的语义分析法[J].汉语学习,2025,(01):43-54.
- [12] 齐沪扬.语气词“的”、“了”的虚化机制及历时分析[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02):30-36.
- [13] 金立鑫.“没”和“了”共现的句法条件[J].汉语学习,2005,(01):25-27.
- [14] 吴福祥.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J].中国语文,1998,(06):452-462.
- [15] 孙德金.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的考察[C]//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9:241-252.
- [16] 陈楚芬.泰国学生学习现代汉语虚词“了”的探讨[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02):173-175.
- [17] 曾迪.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留学生助词“了”的习得偏误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9.